

雨善

六点半出门，天还没亮，穿过江滨大道，来到丹江公园，走在塑胶跑道上，松软舒服。月亮还在偏西的天空，像静等着谁。江边的灯还没有亮，其实没必要，月光照得大地一片白，把行人也照成写意的国画。

一排垂柳，半人高的主杆涂了白石灰，枝条也修剪得少了，影子在地上落成皮影戏，丰子恺“翠拂行人首”的《柳燕图》，收藏成了一场美梦。上班的、晨练的，都是行色匆匆，姿势各异，画成漫画，想想会惹人一笑。跑步者，丹江里鱼一般从身边滑过，紧身的运动衣，凸现出蓬勃的肌肉，一位头上闪银光的跑在后面，想必也是个半老头子。

路边雪松投下各种各样的形状，乍一看，月光下的影子，不正是卡尔维诺《树上的男爵》里的柯希莫，在睡梦中。他从十二岁上树，寻找心灵的诗意栖居地，一位就是几十年。

也巧，走路正在听看卡尔维诺的《如果在冬夜，一个旅人》。到现在这年龄，读书的时间只有挤了，“听”也不失为恶补的法子。此时是冬晨，我是个上班族。走着，听着，想着，一个放飞自由的人。一个女人快步走到我前面，一只小狗，脖子上闪光的项圈，还叮当响。我有点不服气，加快步子，几下子就超过她了。那该不是听的书中的柳德米拉，那可是个姑娘。这位，瞧那胖胖的身段，早已是中年了。

口罩戴着，耳朵却冻疼了，赶紧把羽绒服帽子戴上，暖和成个“套中人”。小时候，此刻正提着小火盆上学去，光身子裹着个咕噜棉袄，在苗沟河上溜冰，那个快活劲儿。丹江水蓄成小湖，没结冰，月光在水面跳跃。湖上传来阵阵野鸭“嘎嘎”叫声。公园里大小的广场都很热闹，做操的、跳舞的、打太极的，看不清人们的脸，音乐却响得热烈。

月亮边不远处，有颗很亮的星星，该是北斗星吧。其他星星可能还在睡梦中。

走进街道，街灯通明，车辆也飞奔着，灯光流成河，暗淡了月光。十字路口边，是一个挨一个，粉笔画的筐篮口大的圆圈，里面有烧过纸钱的痕迹，钱友被环卫工人打干净了。那圆圈都留一个缺口，说是为亡人取钱方便。这是习俗，也是文化。我这才想到冬至了，昨晚忙忘了，没给老人们烧纸钱，爸妈一定心里埋怨了。“冬至不端饺子碗，冻掉耳朵没人管”，母亲不在了，早没人管了。她老人在世，咋样都让孩子们冬至吃上饺子，哪怕包上干野菜哩。她也常念叨，过了冬至，天长一刺，我从那时就知道，白天慢慢变长了，晚上也慢慢短起来了。曾经读过穆涛兄的《冬至这一天》，他说的一年开头的第一天应该是冬至，这是老祖先告诉我们的。“六阴消尽一阳生”，阳气已经从地心开始升了，这就是“一阳”了。

一个老人一条腿拖拉着走，一定是脑梗引起的。拄着拐棍，走得吃力、费劲。走到那些粉笔画的圆圈处，停下来沉思着。腰间的手机在大声播放着《新闻和报纸摘要》，听到西安的疫情时，他用手中的拐棍，重重地在地上杵，把那死鬼病毒咋不快快死了么。

“温度正常，请佩戴口罩。”走到办公区门口，自动检测仪说话了，我戴着口罩，咋还在提醒？

七点二十分，太阳已经出来了。坐进办公室，耳机里播着：“飞机开始降落，你还没念完伊谷高国的小说《在月光照耀的落叶上》。”大半天就没听进去书。关了耳机，赶紧进入工作状态。今天要给几个县区局局长打电话，督促医疗保险缴费扫尾工作，还有国家医保信息平台上线后，待遇报销遗留问题。医保无小事，特别是那些看了病、住了院，疾病让他们烦心，千万别让报销不及时让他们费心……

追着春天跑

周丹亚

时光，总像林里的花，谢了春红，脚步匆匆。可是，我们还是希望把每一个转弯，变成人生的一道风景。

冬去了春来，梦醒了花开。时光隽永，山河依旧，春天仿佛从未离开。我们于一川陌上，邂逅十里春风，等那花开如许。

雪消门外千山绿，花发江边二月晴。春归万物生，不妨到田间、枝头寻觅那些藏匿的春色，你会发现春风一吹，春雨一下，早春姗姗漫漫，袅娜在了通往清新绚烂的繁华路上。光阴渐渐简静，多了明媚与欢乐，少了忧伤与寒冷。

小河里冰消水涨，冷冷泛着素青色的光芒。

那河畔的柳色，是春眼初萌，柳芽新绽，等着鹅黄嫩绿晕染，不要急。一个月后，就是最俏皮的翠色春烟了。墙头柳色见微黄，门外清溪碧玉光。江上冰消岸草青，三三五五踏青行。再也没有比春天更适合出游了，一山一水，俱可入画；一景一物，皆是诗意。怎敢辜负了这大自然的馈赠，快去爬山、踏青、野餐，去采白蒿、荠菜、苜蓿吧！

二月初，数着日子，选一个白云丽日，去小城南边看杏花。坐公交可行，时间充裕走着去更美。一路看看丹江河春色有几许，乡亲们拿了新采的野菜，站在十字路口等待人挑挑。穿过鸡啼的村子，跟小狗打个招呼，只见小山坡上一片粉云漫向远方，青黑的枝干上缀满水红的鼓胀花苞，已盛开的花朵淡一些，是种象牙的白。这粉嘟嘟的白，有一种玉的莹润娇贵，金色的花蕊把阳光影子投在花瓣上，蜜蜂嗡嗡其间，真是爱死人呀！花海如是壮观，但想杏花微雨时，在那卖花担上滴着水的娇蕊凝香，岂不更诱人人心？杏花厚实有质感，疏密相间，清丽可人，最宜拍照。沿着一排排远去的花畦，在树丛里踟蹰，不由得想起“杏花疏影里，吹笛到天明”的诗句。

三月莺飞草长，桃红柳绿，杏粉李白，花香满径。春风连最偏僻的巷子，最深的山沟也没有错过。不信你去外面看看，荠菜、苜蓿，还有地里的菜蔬，都在细雨中嫩绿，闹得春天的芬芳。挖了荠菜，摘了苜蓿，抱春而归。掐下茵陈的嫩芽，迫不及待将春天吞进肚里，春风春雨春色是这样的平等，它让你即使无暇远游，但只要跟着春天的脚步，也能随时欣赏美好，享受意外收获，抱着生的希望。

四月，春在枝头已十分。除了陌上百般红紫和桃红柳绿这春天的标配，校园里的紫玉兰也跳起了春的芭蕾。还有那莹莹白湿润翘立枝头的白玉兰，玲珑有致，让人一眼成画。人间最美四月天，此后繁花满路，山川尽染春色，海棠、樱花隆重登场，春色越来越深。鸢尾花是穿着蓝紫色裙子的出尘仙女，桔梗花是紫袍布衣的村姑，紫藤萝瀑布般流泻而下，紫荆繁密簇拥……那么多的紫色啊，浓得化不开，真

个春深似海！

此时，信步去看一场花事，行舟去赏一湖春水，与春天对望，慢慢赏玩十里花丛，开到荼蘼。时光悄悄走过，只当它被春天轻描淡写，便有了无比的绚烂晴朗。好像所有的烦恼，都会被这大好春光治愈！让我们扬起最美的笑容，快趁今日播下美好的种子，让它在希望的田野里萌芽生长……

追着春天向前跑，每一个能使生命绽放出美丽的日子，都值得感恩感谢！这便是人间烟火的禅意，生生不息的永恒！



我要回老家一趟看父亲。刚拎起包抬脚走到门口。电话铃响了，是父亲。亲人之间是有心灵感应的，我想他的时候，他正挂念着我。

午后的阳光温暖明媚，渐渐有了春天的气息。门口的黄心菜正柔嫩，一棵挨挤着一棵，团团簇拥。空荡荡的客厅里，父亲一个人独坐。年还没过完，家里已经冷冷清清了。父亲急急地给我们沏茶，仿佛他招呼不周，我们会转身离开似的。我们真的成了这个家的客人了！那种生分让我格外难受。年前回家时，他把客厅里的两个小太阳一起打开，抱着他的电热毯送到我们的卧室。去年夏天，只要得知我们回老家，院子就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后院厕所里早早就点燃了蚊香。他似乎不是在等候儿女回家，而像我们在单位迎接上级领导检查一样，唯恐人家不满意，战战兢兢，临深履薄。大年三十那天，弟弟给我打电话，赞叹家里收拾得整洁，还以为是我的功劳。没有了母亲的日子，父亲尽力给我们营造家的感觉，怕我们这群所谓的“城里人”冻着了，热着了，被蚊虫叮咬了……母亲在世时，父亲才不屑做这些活儿呢！母亲一离开家去城里带孙子，家里就凌乱得无处插脚。而现在，父亲既当爹又当娘了。

厨房里的烟盒装满了个草窠，父亲不舍得扔，要留着引火用。他独守老屋的二百多个昼夜，依赖一支一支的香烟度过，在烟气袅袅中，陷入对母亲深深的思念，他该是多么的孤独寂寞啊。我给他买烟又劝他少抽，我埋怨他不来城里住，一次次往老家跑。“不过日子了，我现在不过日子了。”他说的过日子，就是惜物，就是什么也不舍得扔。积攒了二十多年盖房用的木料，从地里捡回的柴禾，穿旧的衣服等，以前视若珍宝，现在却送人的送人，扔的扔。“不要装修老屋，等我哪天不在了，你们谁还会回来住！”让他跟我来商量，却说要看着家，家里有他儿子过年新装的空调，外挂的防盗网还没弄好。还说等清明节后，要在房前的空地栽辣椒，屋后要种黄瓜、茄子什么的。

午饭我做了四个菜，他喝了两杯酒。炒鸡蛋和炖烂的牛肉还能吃几口。一小片莲藕，他竟然嚼着嚼了半天。仅剩的几颗门牙，残缺无力，像极了后院秋天雨水泡塌土墙的存留部分。“大，给你菜别假牙吧。”等所有的牙掉光了再说吧。”跟母亲说的话一模一样。我笑着，不让眼泪掉落。

饭后，父亲挖出去年秋天埋在后院地里的萝卜，不由分说给我装了半袋，好沉啊。又把我过年带回来的花生瓜子往包里塞。“家里的东西，我吃不，你爱吃啥就拿。”“就想吃黄心菜。”他拿起铲子，径直奔向门口。从我一进家门，他就忙着归置要带给我的东西，临我上车，还在张罗。每次回老家都这样。

“你们准备几点回临潼？”“四点以后吧。”父亲眼神里的黯然，很快掠过，几乎察觉不到。他掐着表开始倒计时，说，还有三十分钟啊。然后起身出门，在村道里徘徊，是不忍心与女儿面对面等候离别时刻的到来。三点五十八分，他准点回来了。“你们回去吧，要不就太迟了。”车子倒至家门口，他提起大包小包，我按下车窗玻璃，对他招手。“你回吧，回去吧。”低头不再看他，我怕眼泪流下来。告别，是多么无可奈何的事啊！



商洛山

(总第2301期)

刊头摄影 方立

壬寅年元宵节，我和户下几位兄弟侄儿一同历经艰辛回老家祭祖，体验了一下北京冬奥会一样的“冰雪运动”。

记得我幼年时，每年年三十、正月十五、清明节，都必须先到祖坟一一给先人烧纸焚香上堂点燃鞭炮，叩首作揖，祭祖是过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在坟园上完坟，回家用餐前，还要在家里再给神龛上灯上酒上茶，焚香烧纸，燃放鞭炮，大人小孩都必须一一给先祖叩首作揖。七月半天黑定后，在门前场院的供桌上摆上各类美食佳酿，明灯、焚香，再画大、中、小三个灰圈，分别给没上堂、上堂的先祖和意外死亡，不能进入祖坟坟园的先辈焚烧火纸、叩首作揖，之后才能坐在家吃大白蒸馍。对于近年亡过的先祖，每逢其祭日还要上香烧纸，叩首作揖，为之祈祷。多年来，无论风霜雨雪，每到祭祖之时，父辈总是毫不懈怠地领着我们从上到下，跑遍各个坟头，一一祭奠。

我的故乡在县城南山背后。自从大伙都迁出大山后，故乡就成了一个荒凉世界。耕地、道路皆荒芜，皆被冲天树林挤占，其间藤蔓盘绕，荆棘横斜。死后葬在故乡的先祖，有多少被儿孙遗忘，其坟莹被野草淹没，甚至成了野畜的领地。而我水洞沟王门后裔，每年都是除夕前、清明节时两次组织各家各户结队回到老家上坟祭祖，从来没有误过。

去冬临近过年，天降大雪，山里积雪盈尺，再加上西安疫情，把多位儿孙封到城里出不来，加上我又要赶在腊月二十八日前到

西安办事，回老家祭祖的事就被耽误了。荣满、昌健几个上坟主要参与者都建议，过年正月十五再回家上坟。

年前没能回去上坟，深感愧疚。所以，这元宵节再难也要回。然而，自新春正月初五开始，又连降三天大雪，使得南山本没有消完的积雪上又增加了厚厚一层。之后，虽然多日晴天朗日，但低温下的阳光，一时奈何不了南山皑皑白雪。十五上坟的事咋办？大伙讨论：走小路步行回去二十里，要经过的七里坡少有人走，积雪一尺多厚；从刺沟峡走才修通的公路，听说石头厂以上都是冰；从东边香沟壑走，路上也是一段积雪一段冰，非常危险。有人建议，干脆等到清明再回。可我觉得不回去对不起生养我们的先祖。小弟荣长出主意：他去找辆四驱皮卡，绕道板岩回，这样虽然绕路近百里，但可少步行很多。所以，大伙儿商定十五日早上八点集合，从板岩回老家。

十五日早八点，我们四人按时汇合出

发。过色河，下板岩，上北沟，进香沟，到了桃花洞，脚下已满是积雪，四驱加力的车跟游鱼一样在路上漂来摆去，多亏小弟技术熟练手脚快，不停地快速打方向盘，才一次次化险为夷。车勉强开到周家院子停下，我们开始步行，其时已是中午十点半。

路上积雪很厚，步行很累，过去不要十分钟的路程，今日走了一个多小时才走到前头凸。到了王家洼，这里向阳，雪化了，路也是干的，祭祖相对容易，最难的是上沟壑箭沟壑上坟。十四点五十分，我吆喝大伙出发上箭沟壑，并率先背上祭品，带头从河坪沟向沟壑的箭沟壑进发。进入河坪沟，积雪均匀都是一尺多厚，有的地方雪厚扫帚，甚至齐腰。我一路在前开道，由于早年受伤，右膝关节僵直，脚抬不起来，只能使劲划过去。可是，地下藤蔓缠绕，往往迈不开步，我只好侧身翘起右脚迈步前进。在大家几次建议返回时，我不停鼓励他们向前、跟上。一根竹棍做手杖，一路帮我试探前路积雪深浅和道路虚实。遇到荆

棘挡路，竹棍又被当作披荆斩棘的利剑。一双新深腰黄胶鞋，让我脚下步步稳当。虽然，鞋袜和裤腿早已湿透，但一路用力用劲，不仅湿脚热乎乎，还满头汗水。一颗勇往直前的心，让我摔倒又爬起来；此路不通，又另辟蹊径。过河沟，攀石坎，钻荆棘，翻越拦路的倒树，我一路领先。用了大约一个半小时的时间，我们赶到箭沟壑坟园。厚厚的积雪已把坟与坟之间的壕沟基本填平，我们根据平时的感觉找到每一个坟的位置上，很快在雪野里刨出一个雪坑，在雪坑里烧纸，在雪地里插上香，把点燃的蜡烛插在坟头的雪地，随后我又打开带来的电子灯，期望这盏灯能够彻夜长明，照亮先祖们的黑夜时光。

回想这个元宵节，整整十多个小时，我带着兄弟、侄儿，克服重重困难，完成了一项多年来相对最艰难的祭祖之事，甚感欣慰。更重要的是，通过这件事，我告诉兄弟侄儿们：该我们做的事，就得努力去完成，不要轻易退缩。

回老家

自在飞花